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沿革與展望—— 文化觀點的歷史分析

林翰生

壹、前言

行政院目前核定原住民族計有16族，截至2019年5月底止，全國原住民人口數為56萬8,197人，男性27萬5,395人，女性29萬2,802人，整體原住民人口數約占全國總人口數2.29%；主要分布在全國55個鄉（鎮、市、區），計有30個山地鄉和25個平地鄉鎮，公告核定部落數計748個。從以上數據不難發現原住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偏少數，過去我國較忽略以多元文化觀點與族群差異性的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或社會工作政策規劃，未能因應原住民族因文化與地理環境區位所產生的差異性，致難以滿足原住民族真正的部落生活需求。為解決並預防原鄉部落福利服務輸送困難之窘境，因應族人各種社會福利需求，建立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行政資源連結及輸送系統，保障原住民權益，有效運用在地人力為服務窗口，建構原住民族社會

福利及社會行政支持系統，以強化原住民社會安全網工作。

在這種的歷史脈絡下，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在1978年「推行山地社會工作（督導）員制度」，臺灣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在1989年訂頒「設置山胞生活輔導員實施要點」，接著原住民族委員會在2002年7月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設置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員（師）。運用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中的「部落工作方法」到部落蹲點提供社會工作直接服務，並協助部落中的社區發展協會、各類部落工作坊，如具有濃厚綠色社會工作（green social work）特色的花蓮縣太巴壠部落的「部落Ina的廚房」，聚焦在人們與大自然界，彼此相與互賴關係的一種社會工作服務方式。也輔導教會團體及部落氏族組織，撰寫補助型或自主性的原鄉部落型福利服務方案，除提供綜融性與多元性的社會工作服務，也採取因地制宜貼

近族人文化的服務，以尊重和確保原住民族享有部落福利權（welfare rights）。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在部落實務工作上，除了應用社會工作的方法與工具外，更利用文化差異預防及協助解決家庭問題，也就是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理論與模式中的「文化處遇模式」和「部落行動模式」，如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部落中，原有的家事氏族耆老調解或仲裁制度，降低家庭成員間的衝突，並且幫助案家面對與因應社會排除。本文旨在探索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建構的過程，放置在歷史脈絡下進行文化觀點的歷史分析，以歷史文獻回顧法（Historical Method）為探討的方法論，試圖透過對歷史與文化過程因素的瞭解和實際狀況發展的歸納分析，以爬梳出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化的過程。

從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來看，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的發展可區分為部落傳統助人社會工作哲理實踐時期、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制度時期、山胞生活輔導員設置時期，以及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時期四階段，這四個階段各自有該階段的發展任務與困境。

貳、部落耆老視野中的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史觀

布農族崙天部落的耆老牧師Taliban

（1919-1989）認為，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助人文化的歷史發展，在1625年荷西殖民臺灣之前就已經在原鄉部落生活中實踐，以濟貧、互助、部落兒童與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托顧、喪家陪伴、共同協作（如農事及建屋幫工或輪工的互助文化）、參與部落公共事務、傳統靈療及傳統藥用植物醫療等。但是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建置，則以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在1978推行的「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制度」的實施，為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的濫觴。

然而，就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相關的實務而言，早在1950年帶有宗教性色彩的「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現已改稱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英文仍維持為CCF），以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的資源，進入原鄉部落推動家庭貧困兒童經濟扶助工作，當時在部落接受社會救助的部份弱勢家庭，首次聽到民間社會福利機構「社會工作人員」這個職稱，堪稱為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部落睦鄰運動」。隨後在1964年民間社會福利機構臺灣世界展望會成立，該機構透過海外的愛心捐助進入原鄉部落，開始幫助「貧窮中最貧窮」的弱勢兒童經濟扶助及「兒童在部落由部落的寄養家庭照顧」的方式，這種原住民族傳統照顧文化的社會工作介入的基本概念，奠定了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系統中，民間機構兒童照顧社區化或部落化服務模

式的先河。由此觀之，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與原住民族傳統部落的助人哲學，以及西方國家的宗教社會工作（或稱教會社會工作）有著歷史淵源，而使得「宗教」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兩者有著不同程度與不同形式的歷史性結合。

近代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的發展，受到太多原住民族以外不同殖民國家政權的統治，這些殖民國家並沒有顧慮到臺灣原住民族，原本以「部落」或「氏族」及「聯族」為單位的傳統部落助人系統，主流社會工作透過知識學理與理論及方法，殖民化了臺灣本土原住民族原有傳統部落組織的社會工作系統與傳統的助人知識體系。所以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在直接服務上較為常用的「文化處遇」或具有文化敏感度的「部落干預策略」，當遇到美式社會工作殖民化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時，在制度脈絡及實務架構上，有時會影響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在處遇干預時的多層次文化干預（multilevel cultural intervention），而窄化了原住民族社工發展出實務引導有效的社會工作干預。因而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必須透過實務重建，以破除美式社會工作專業體系在本土化過程中的文化盲點。

參、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

從文化觀點的歷史分析，我們可以將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分為以下的六個發展階段：

一、部落傳統助人社會工作哲理實踐時期（1625年以前）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最具體的部落傳統助人文化，就是部落生活中的互助和共享的利他生活哲學，而互助與共享行為的呈現方式多元且彰顯在各個不同族群的部落生活與歲時祭儀中。例如，阿美族及太魯閣族的mapaliw及tmayaw換工、布農族的paindadanqaz輪工及共同協作和喪家陪伴、排灣族及魯凱族的弱勢兒童部落共同照顧文化、各族的生活物質或農具與獵具及樂舞的分享文化等，都是臺灣原住民族助人行為的生活實踐。

太魯閣族耆老Civang（1926-1990）認為，當部落族人能同理其他族人的感受時，就會激發利他動機，就會想要幫助別人，改善對方的處境；而此時的助人行為只是想使對方的困境狀況改善，自然就無任何自我因素的考量在內。這是太魯閣族傳統助人哲學中，一種利他假說（altruism hypothesis）的助人動機觀點。同時也是部落族人自我酬賞（self-rewards）的部落期許行為，以凝聚部落

歸屬感。在臺灣原住民族的詞彙中，社會工作及社會工作人員等外來的詞彙，是難以讓族人從文字或語言上會意出有助人或助人者之意。以布農族為例，如果按照字面的解釋，意指在部落外工作及從事部落外工作者的意思，無法表達出主流社會工作中助人工作或助人服務輸送者的原意。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傳統助人哲學中，助人工作在布農族稱為Kadadangaz，助人者稱Kadadangaz tu Bunun；阿美族的助人工作稱為Mipadang to tayal no tao，助人者稱為O Mamipadangay to tayal no tao，可見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是由傳統部落利他助人觀點所發展出來的集體行動，來作為一種試圖解決造成部落族群與其所處棲息環境間共存（coexistence）與衡定狀態的威脅。

惟這種互助共享的文化遭受到臺灣原住民族以外，外來族群及國家的侵蝕。在1923年起臺灣總督府開始在原鄉部落推行集團移住計畫，而爆發了1930年底的霧社事件，促使臺灣總督府擴大這各集團移住的規模。1933年至1940年間大部份原住民族部落遭到遷移，導致原有的部落互助支持系統遭到裂解，以「社」取代傳統的「部落」。1683年至1895年清代統治期間，對原住民部落概稱為「番社」。臺灣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卓溪鄉計畫區資深的布農族社工員黃清芬（1974）指出，清代移墾臺灣的慈善事業，如貧困救濟、

火荒救濟、婦孺救濟、喪葬救濟、醫療救濟等的輸送服務僅限於臺灣漢族，並未輸送到居住在中央山脈的山地原住民族與住在河流或海洋沿岸的平地原住民族的部落。

在這種殖民主義治理的思維框架下，臺灣原住民族傳統部落自治的政治體制解體，殖民政府將原來以家族（布農族稱為Tastulumah）或氏族（布農族稱為Tastusiduk）為部落互助共享的部落社會單位，強制各種原來在各個不同部落的家族或氏族及氏族聯族集中在「村里」的行政區域，這種公共治理的行政體制削弱了原住民族在傳統部落組織型態中原有的緊密互助關係。

顯見，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助人文化中，認為社會工作的本質源自於「部落互助論」的部落道德效應。部落生活的普遍法則是「互助」，因此應該把互助精神推及於部落族群的生活中，並建立一個助人與共享的理想部落社會。這種部落傳統的助人文化觀點，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與文化心理及社會心理因素。助人不僅是動物界，也是部落族人在部落生活中發展的普遍規律。部落族人依靠助人支持系統與共享的本能，就能夠建立和諧的部落社會生活，並且實現共存與平等和發展的部落生活目標。

茲就與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相關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哲學與理論分述如下：

1.傳統的助人哲學觀點

這個觀點的代表人物為馬遠部落耆老 Laung Kalmutan (1927-)，主張助人是一種哲學文化人人都是助人者，是臺灣原住民族傳統的族群人格特質。強調助人不是為了善有善報而行，助人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存法則，部落族人透過利他與互助行為才能夠生存。

2.部落建構論

丹群布農族宗教家 Pima Tanapima (1921-2001) 於1969年布農族射耳祭儀中論及的「丹群布農族部落建構論」中主張：

- (1) 知識是來自於部落生活經驗的建構。
- (2) 學習是根據部落經驗發展的動態過程。
- (3) 在互助與分享及合作的部落生活運作中，藉由與自然環境及與部落與部落及氏族和氏族之間，合作與平衡的互動過程，達成澄清和建構彼此概念的目的。

3.部落知識論

丹群布農族宗教家 Vilan Kalmutan 於1969年布農族射耳祭儀中論及的「丹群布農族部落知識論」中，認為根據布農族人發展的過程，將知識分為祭儀、技術、價

值、理性的推理與邏輯、感覺經驗及深層的宗教、哲學構想。布農族傳統知識就是透過布農族族人集體的生活經驗與悟性（指對事物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回溯及詮釋、口述、雕刻、編織、傳說、記錄及統整，具有證實的（justified）、真的（true）和被相信的（believed）一種系統性被證實的真實信念和生活經驗，簡言之，就是原住民族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

二、美國援外時期（1947年）

1947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援外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該法案第四章為對中華民國援助的部分，其401款規定該章得稱為「1948年援華法案」（China Aid Act of 1948）。1948年7月3日，中華民國與美國政府依據上述法案在南京簽訂「中美經濟援助協定」（Economic Aid Agreement），簡稱中美雙邊協定，藉以穩定國內經濟情況及改善與他國的商務關係，美國政府乃予以經濟援助使之達成上述目的。

1954年美國基督教國際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與美國世界信義宗救濟會（Lutheran World Relief）在臺灣成立了臺灣基督教國際救濟會（Taiwan Church World Service），將募自美國基督徒的金錢、食物、衣物等透過臺灣各地的教會分送給臺灣需要的民眾，堪稱是外國

在臺灣原鄉部落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社會救助援外法案。

三、民間社會福利組織在原鄉推展的在地社會工作實務時期（1960年）

1964年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hristian Children's Fund，簡稱 CCF。1999年更名「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Chinese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Taiwan），簡稱「家扶基金會」）正式成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臺灣分會，之後陸續在臺灣各縣市設置23所家庭扶助中心，於1977年發起婦幼運動呼籲國人參加認養貧困兒童工作，除了每個月提供貧困兒童認養扶助金外，也透過社會工作人員評估兒童家庭狀況，提供所需的生活照顧、教育補助、急難救助、營養改善及自立輔導等服務，開創民間社會福利組織在臺灣原住民族部落「經濟扶助」的開端。

1964年臺灣世界展望會成立，透過海外人士的愛心捐助，為幫助原鄉弱勢學童能順利上學，臺灣世界展望會透過助學金發放、設立學生中心，以及大專生教育促進扶助等方案，使弱勢學童也能獲得足夠教育資源，擁有平等的學習機會。另外，為了幫助原鄉弱勢家庭的青少年獲得求學階段必需的經濟支持，1985年臺灣在接受國外人士愛心幫助20年後，開始由臺灣資助人接手幫助國內貧童的需要，並帶動國

人愛心投入關懷全球貧童與人道救援的行列，是國內在原住民族及偏遠地區紮根最深與服務最廣的民間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四、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制度時期（1978年）

1978年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在排灣族省議員華加志（排灣語Tjaravak，音譯：達拉瓦克，1936年11月22日－）提案下，獲得當時臺灣省主席林洋港在政策上的支持，省主席爰指示臺灣省政府社會處依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改善山地鄉及偏遠地區居民生活方案」，強調原住民族助人工作的性質及處遇模式，不同於漢人或西方歐美的文化脈絡與助人的哲學觀，於同年的12月推行「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制度計畫」，計公開甄試錄取54位山地社會工作（督導）員，漢族非原住民籍15位（大專畢業），原住民籍39位（高中及大專畢業），配屬各縣政府民政局社會科（局），派駐全省30個山地鄉公所文化課或社會課。運用主流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部落工作方法，以部落為蹲點及服務輸送據點，提供族人社會工作直接服務，開啟了我國公部門機關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的先驅。這批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原住民族社工尖兵，經過二個月的爬山涉水劈荊斬棘的墾荒過程有部份的漢族山地社工紛紛離職，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為補足原住民族社工人力，在1979年3月啟動候補機制，通

知甄試錄取候補人員報到遞補。

為補強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主流社會工作科系基礎課程，以及強化原住民族民族社會工作民族與文化人類學的核心課程，臺灣省政府社會處及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山胞行政科，以「政府委訓」方式共同協調國內社會工作系相關科系的師資和山胞族語耆老，先後到臺灣省政府訓練團（2017年7月7日更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救國團台中學苑、臺灣省政府農復會天母研習中心、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原臺灣省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等研習場所，提供54位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六個月職前研習暨累計二年的在職社工教育，接受主流社會工作基礎教育及有關臺灣本土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核心課程研習。主流社會工作的師資及授課課目包括：徐震教授（當代社會工作、社區與社區發展）；蔡漢賢教授（我國社會福利制度、志願服務）；江玉龍教授（兒童及少年保護）；張秀卿專門委員（會談技巧、資源連結與轉介服務）莫藜藜教授（醫務社會工作、兒童與婦女福利）；李鍾元教授（社會工作概論）；白秀雄教授（心理學、社會學；簡春安教授（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工作研究法、方案設計與評估、婚姻與家庭）；邱汝娜老師（社會工作倫理、社會福利行政、諮商輔導理論與實務）；古梓龍老師（社區工作、公文寫作；；呂寶靜

老師（家庭暴力防治與處遇、社會工作督導）；蘇麗瓊老師（社會工作行政與社會工作管理）；曾華源教授（社會團體工作、社會心理學）；內政部社會司詹騰孫司長（社會福利政策與立法、社區發展）。在原住民族社會工作領域的師資與授課課目包括：楊仁煌老師（原住民社會與文化、世界原住民族通論、族群關係、文化人類學、部落與社會工作）；山地山胞省議員華加志（原住民族政策與立法、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概論、排灣族語）。基礎族語：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科員辜木水耆老（布農族語）；平地山胞省議員莊金生（阿美族語）；山地山胞省議員陳學益（太魯閣族語）。（圖1臺灣省政府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職前訓練團體合照）

山地社會工作的服務輸送模式，除了社工督導員的上班地點在縣政府，辦理山地社工員的人事及社會工作行政外，全省30個山地鄉公所派駐2位山地社會工作人員。依據1978年「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制度計畫」規定，山地社會工作人員的工作項目為：1.防治山地鄉家庭問題，健全家庭功能。2.不幸少女雛妓救援。3.社會救助。4.協助各社區發展協會設計及評估與社區福利服務相關的社區服務方案。5.部落自助戒酒支持性與文化認知教育問題導向團體工作坊。6.個人及家庭問題諮詢。7.婦幼保護宣導教育與直接服務。8.部落青少年會心團體，幫助青少年朝自己喜歡



圖 1 臺灣省政府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職前訓練團體合照，1978 年拍照於救國團台中學苑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的方向成長及發展良好人際關係。9.建構部落福利資源網絡。10.社會工作宣導。11.個案轉介服務。12.山地社會工作座談會及成果發表會。13.透過反壓迫的社會工作，協助部落原住民倡議原住民族基本權益促進社會平等和公義。

1988年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串聯全省公私立部門的主流社工員到立法院陳情，要求內政部社會司以專案方式納編公部門的約聘雇社工員與社工督導員，獲得立法委員鍾利德、陳永興、彭百顯、謝啟大、全文盛及臺灣省議員楊仁福等接見並協助。

臺灣省政府於1989年以78.2.17七八府人字第140175號函臺灣省各縣市政府，「關於本省各縣市政府聘（僱）用之社會

工作人員（含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及社會工作督導員納編案，合計341人，准予專案增加編制方式在縣市政府納編，社會工作督導員職等列為荐任第六至第七職等，社會工作人員為委任第五至荐任第六職等，請依規定程序配合修正本省各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應辦部分）、員額編制表及員額配置表（縣市政府應辦部分），以憑辦理納編事宜，出缺不補」，當時在職的社工員以為可以從此安身立命與助人工作；很遺憾因各縣市政府機關首長考量政治因素與地方財政負擔問題而挫敗。

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約聘（僱）社會工作人員（含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及社會工作督導員納編案的挫敗，催生了社工界建立我

國社會工作專業體系的動機。1994年內政部邀請林萬億教授，進行官方社會工作師法草案版本的草擬，林萬億邀集周志宏、郭耀東、黃清高、羅秀華、李開敏、莫藜藜等參與草擬，急著送立法院通過的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在未經內政部社會司同意下，將這所謂的社會工作師法第四版本，交由立法委員提案並修正部份條文後，再交付其他立法委員提案。由於提案後立法院並沒有實質進行社會工作師法的審查，我國社會工作界在1995年10月26日發動全國性的請願遊行。立法院經過社會工作界的自主性社會運動的震憾，1996年9月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的「協商版本」，終於在1997年3月11日完成立法三讀通過。

對本法立法通過之前就已在公私立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實際數十年社會工作實務者的高中職畢業或大專非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的執業者來說，造成極大的衝擊。因為這些資深的社會工作者，依據現行社會工作師法根本就不具有應專門人員社會工作師考試資格。綜觀現行社會工作師法的缺失，主要有幾個原因：

1. 複製美式社會工作思維，忽略臺灣原住民族傳統「人人都是助人者」的社會工作助人價值特質。
2. 1994年內政部邀請林萬億教授，進行官方社會工作師法草案版本的草擬過程中，並未邀請原住民族社會

工作學者與資深原住民族社工員參與草擬，造成現行社會工作師法欠缺具有臺灣本土化與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的社會工作專業特質與社會工作專業的多元性。

3. 社會工作師法實行至今，社會工作師執業的機會與在職場專業生態系統中的地位和勞動權益，是否因為專業化進展而確實改善嗎？值得當時參加草擬社會工作師法的所謂學者與專家反思！
4. 社會工作體制政策決策者可能要重新評估，我國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體制，要的是完善的制度？還是專業？或是設計成現行社會工作師法「類醫療與護理」的專精分科及分級？

由此可見，山地社會工作或稱原住民族社會工作（Indigenous Social Work）與主流社會工作（Mainstream Social Work）最大的差異，在於傳統的助人哲學觀點及文化集權。

五、山胞生活輔導員設置時期（1989-2015）

政府為解決平地鄉鎮與都會區或稱「都市化」（urbanized）的原住民生活適應問題，臺灣省政府在1989年訂定12年三期的長程發展計畫「臺灣省山胞社會發展方案」，訂定「山胞生活輔導員設置

要點」公開甄試聘用具有原住民身分之國內、外大專院校以上畢業者擔任山胞生活輔導員。

山胞生活輔導員的工作項目為辦理文化、社會福利、就業促進、部落福利人口群資料調查與建檔、宣導原住民族權益、急難救助、就業輔導暨職訓、經濟事業發展、族語教育、以及部落組織發展等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使山胞生活輔導員秉持社會工作專業及敬業之工作態度為原住民服務，在2011年5月13日以原民企字第1001024046號令，修正「原住民生活輔導員工作要點」第三條有關工作項目的內容「…生活輔導員應運用個案、團體及社區發展等專業社會工作方法辦理下列事項」：

1. 建立負責區域之原住民福利服務人口統計資料。
2. 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案件之調查、訪視及救助經費核撥事宜。
3. 辦理法律訴訟救助及法治教育宣導。
4.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防治、通報與轉介。
5. 結合原住民就業及福利資源，予以整合或轉介。
6. 辦理原住民權益之宣導。
7. 其他本會交辦事項。

在2001年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輔導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與山胞生活輔導員取得報考社

會工作師的資格，委託慈濟大學、國立暨南大學，以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辦理原住民族社會工作20學分班。社會工作師法於1997年4月2日公布全文57條後，因為社會工作師法未訂定落日條款的緩衝期及實施相關的配套措施。造成這群具有筆路藍縷以啟山林貢獻的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與山胞生活輔導員，在主流社會工作體系的夾縫中顛沛流離。

此時期有一群主張反壓迫社會工作與基變社會工作的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與山胞生活輔導員，如山地社會工作人員林翰生與山胞生活輔導員李正文等。在這兩位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號召下，計有來自臺灣省各縣的山地社會工作人員及山胞生活輔導員大約100餘人，以「專案銓敘納編為正式公務人員」與「增修社會工作師法，設置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士的社會工作執業職稱」為訴求，希望政府相關部門考量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執業的「部落蹲點的文化處遇模式」的特殊性，但是未被一些主流社會工作學者與政策決策者接受。

2007年山地社會工作人員與山胞生活輔導員發現，目前臺灣的大學社工系所雖然不少，但大多以主流社會為對象，較少針對原住民真正的福利需求加以瞭解，兼具社工知能與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的社工人員也非常缺乏。因此，再度前往教育部及立法院陳情，建議在國立東華大學培養原住民社工專業人才，提

供原住民社工人員專業知識及技巧，以便未來投入多元文化的社會工作職場，教育部96年教育部核定本院成立「民族社會工作學位學程」。99學年度整併更名為「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設有學士班與碩士班，並以原住民族發展及社會工作為設系所之宗旨。惟為精進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提升東部地區社會福利服務品質，教育部核准國立東華大學從103學年度開始成立「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以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開啟了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教育的先驅；後來國立暨南大學也成立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原住民專班。

六、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時期（2016-）

（一）縣市政府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發展推動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積極培養具原住民族族群文化觀點及文化敏感度之社會工作人員，以作

為建構我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體系的基礎，為迎合1994年7月28日，國民大會三讀通過憲法增修條文，正式將「山胞」改稱「原住民」的法益，將原來的「山胞生活輔導員」的職稱，正名為「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現職在公部門的臺灣省山地社會工作人員有3位，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原山胞生活輔導員）有34位，其他占多數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主要分布原住民族委員會系統下的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以及民間社會福利機構，包括：臺灣世界展望會、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財團法人臺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及原鄉各部落的長期照顧服務部落文化健康站（詳見表1）。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提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在2016年訂定「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聘僱用原住民社工員師管理要點」，明定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的資格要件，為具有原住民身分與

表 1 2019 年全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一覽表

執業場域	職稱	人數
原住民族委員會布建全國58處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	185 （可足額聘用196人）
縣市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師（原原住民族生活輔導員）	34
縣市政府社會處及鄉鎮公所	社會工作人員師（原山地社會工作人員）	47
民間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工作人員（師）	74
合計	340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作者自行整理。

族語能力證明書及國內外大學（專）院校以上畢業者或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取得十二學分以上社會工作學分或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具二年以上之社會福利或行政之實務工作經驗者才能參加甄選考試。

本要點第三條規定「社工員（師）應運用個案、團體及社區發展等專業社會工作方法辦理下列事項」：1.建立負責區域之原住民福利服務人口統計資料。2.辦理原住民急難救助案件之調查、訪視及救助經費核撥事宜。3.辦理法律訴訟救助及法治教育宣導。4.辦理社會工作個案管理，包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案件之防治、通報與轉介。5.結合原住民就業及福利資源予以整合或轉介。6.辦理原住民權益之宣導。7.建立區域資源網絡與連結及推展志願服務工作。

（二）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社會工作人員（師）

原住民族在社會指標上，例如：經濟狀況、教育程度、失業率、健康等，相較於臺灣地區一般民眾，皆處於相對劣勢的狀態。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是配合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政策，秉持以「家庭部落（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之施政理念，賡續補助設置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培養原住民社會工作者之專業能力，推動具原住民族文化內涵的家庭社

會工作，提早發現需照顧關懷之弱勢原住民族家庭，整合福利服務並串連部落互助力量，連結公私部門的社會資源，給予原鄉部落家庭多元化的支持服務，協助原住民恢復及增強社會功能，以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家庭成員穩定生活。自2002年7月起推動成立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除提供綜融性及多元性的社會工作，採取因地制宜、貼近部落文化的服務，以尊重和確保原住民享有社會與文化福利權外，更大力扶植原住民團體及原住民族社工人員。

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的服務內容則包含：建立服務地區人文與目標人口群統計資料、民族各項權益宣導或講座、諮詢服務、個案管理與轉介、阿美族食物互助社Malapaliw/Mipaliw換工方案、布農族Cina Uvaaz親子婦幼活動預備起、排灣族Vuvu祖孫快樂學堂、促進家庭關係等相關服務方案部落／社區福利宣導與教育講座、社會團體工作、志願服務、建立服務地區資源網絡。

肆、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展望

一、被主流社會工作框架的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困境

Baker（1992）論及社會工作是一門

專業技術，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個人、團體或社區增強或恢復其社會功能和產生有利於社會情境的能力。雖然，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眾多且大多為弱勢的族群，但是對於原住民而言，其社會工作專業體系在進行協助的工作任務與角色執行上，卻顯得更為複雜。

臺灣布農族資深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者 Paki kalmutan (2015)，認為所謂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是指立基於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脈絡，以及部落傳統體系的價值理念，運用原住民族傳統的助人利他知識，以及輔以主流社會工作部份助人的概念、觀點、理論、方法和技巧等，來協助原住民個人、家庭和部落組織。其目的在於預防與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並消除各種形式的歧視和壓迫，強調以恢復或發展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和倡導社會公義為主軸，所進行的一種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一門應用社會科學。然而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制度，卻在美式社會工作殖民色彩濃厚的臺灣主流社會工作專業體系的專業排除下一直被忽視或邊緣化。

二、主流社會工作對專業化與證照化的迷思：忽視多樣性

李宗派 (1996) 指出「專門職業之證照制度可分為三種方式：一是授證方式 (certification)：是由檢定單位，或是由專業公會，或是由政府機構，對於從事某

種專業者檢定其專業智能與專業技能，若合格再給予授證及准予使用專業頭銜；二是執照方式：執照之申請及頒發為政府機關的權力，領取有專業執照者才可以從事法定的專業服務，未領取執照者就不能從事專業之業務活動，否則政府部門將可依法取締；三是登錄方式 (registration)：專業工作者只要符合某些基本資格即可向特定的機關登錄，通常有志願登錄及強制登錄兩種方式。

臺灣是多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因此多元化的社會工作專業化與專業認可制度，比現行的單一化考試執照方式，更能迎合臺灣多元社會建構的特質與價值。這就是造成目前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停滯在半專業狀態的主要原因。因此，從臺灣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歷史發展的建構來看，我國現行的社會工作師法，對專業化與證照化 (Constructivism) 的定義與認可方式應當要重構，以符合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和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重視跨文化 (Cross-Cultural Practice) 服務輸送的臺灣本土性社會工作場域之生態環境。

伍、結語與建議

社會工作專業的特性在於多樣性與綜融性及應用性，因為社會工作專業的介入焦點是人與其環境的互動部分，人與文化

是有個別差異的，社會環境是動態性的。所以，臺灣的社會工作專業很難用唯一的社會工作師法來建構多元的社會工作系統。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必須築基於社會價值文化基礎之上，如此則臺灣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才能從1620年部落傳統助人社會工作哲理實踐的早期雛型，發展到1978年的殘餘模式，再精進到未來希冀建構之專業體系模式。

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法制化是專業化必然的過程，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文化與歷史甚至於哲理，從臺灣省推行山地社會工作員制度與臺灣省推行山胞生活輔導員要點，至今39年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實證，證明主流社會工作與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是不盡相同的。因而如何建構一個符合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體系中的社會工作師法是關鍵所在。

筆者建議透過修法途徑，在現行的社會工作師法中增列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章，以改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員執業資格之申請方式採用登錄方式，亦即採行英國及香港註冊制度，取得專業與執業資格。專業工作者只要符合某些基本資格，如依法取得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即可向衛生福利

部登錄後執行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業務。明確定位原住民族社會工作與主流社會工作兩者為專業發展的夥伴關係，使得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化發展不再呈現出斷裂的歷史樣貌。

目前臺灣社會面臨高齡化、經濟結構轉變，出現越來越多的挑戰，原住民族社工的工作範圍和不合乎勞動條件的壓力也隨之不斷增加。因此，建構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是政府必須要承擔的事情，而原住民族社會工作人員是很重的社會安全推手。唯有原住民族社工夥伴的專業受到肯定、工作環境受到保障，才能無後顧之憂全力幫助他人，點亮臺灣每個原鄉部落與都市原住民族的角落，讓需要幫助的原住民感受到「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的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專業體系。

（本文作者為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78年招考之第一批山地社會工作員、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社會工作碩士畢業、民族社會工作實務經驗36年）

關鍵詞：山地社會工作員、山胞生活輔導員、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員、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文化處遇模式。

參考文獻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83b）。《臺灣省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工作報告》，《社區發展季刊》24。頁24-32。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1995）。《臺灣省社會工作人員工作手冊》。南投：臺灣省政府社會處。

李宗派（1996）。〈討論社會工作師證照與檢定制度〉，《社區發展季刊》76。頁24-33。

李明政（2008）。〈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有關社會福利權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23。頁170-179。

邱汝娜、李明德（2005）。〈政府社會工作人員制度的起初：參與者的回憶〉，《社區發展季刊》109。頁136-141。

賴兩陽（2004）。〈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化的策略分析〉，《社區發展季刊》106，頁68-79。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官網，<https://www.wikiwand.com/zh-mo/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官網，<https://www.worldvision.org.tw/>。